

现代心理学理论基础之现象学批判论纲

高申春, 王 栋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摘 要:现代心理学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主要形式和成就是科学心理学。历史证明, 与现代西方心理学追求“科学”的主流发展趋势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是各种形式的对现代心理学及其理论基础的批判性反思。从理论上讲, 这些批判工作据以开展的根据, 是关于心理学的现象学的思想态度。揭示现象学的思想态度所隐含的心理学, 并在与这种心理学的对峙关系中理解心理学的历史, 将有助于重新唤起和促进关于心理学理论同一性的思考和追求, 从而有可能实现作为整体的心理学理论局面的历史性转换。

关键词:现代心理学; 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科学心理学; 现象学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4-0026-06

—

但凡认真地追问并系统地思考过心理学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人, 大多会对这个问题感觉很棘手, 虽然在事实上, 我们拥有几乎是数不胜数的关于心理学的“定义”。面对这种尴尬, 萨哈金曾在社会心理学的水平上, 以颇为同情的态度援引英斯科和肖普勒关于社会心理学的一种“循环论证式的定义”, 他们认为, 所谓社会心理学, 就是“那些自誉为社会心理学家的人们倾心研究的一门学科”^[1]。以类似的理解方式立论, 我们或许可以说, 所谓心理学, 就是那些自誉为心理学家的人们研究并丰富其内容的一门科学。这种以历史地给予的心理学为基础, 通过经验的归纳而上升到关于心理学的一般理解或“定义”, 虽然无疑构成一条据以进入心理学的颇有启发性的道路, 但正是内在于这种理解或“定义”之中的“循环论证”的性质, 决定了由此形成的关于心理学的一般理解或“定义”的盲目性和狭隘性。

相比之下, 在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特别是如何进入心理学等问题上, 詹姆斯拥有更具有首席意义的发言权, 因而, 他的态度和实践更值得我们注意, 并将能够激发我们更富有理论成效的思考。他曾利用《心理学简编》之“前言”的写作机会, 就

针对他的《心理学原理》的批评意见给出答复。批评意见之一, 用詹姆斯自己的话说, 就是“谴责”他的《心理学原理》一书“各章的排列顺序既毫无计划又很不自然”。对这个批评意见, 詹姆斯的答复是, 《心理学原理》的写作“并不是毫无计划的, 因为我是谨慎地按照我所认为的良好的教学顺序加以编排的: 从我们最熟悉的那些更具体的心理方面开始, 渐进到后面我们通过抽象的方法自然能够认识到的那些所谓的元素。与此相反的顺序, 即通过心灵的‘构成单位’而把它‘建构’出来, 虽然拥有解释得很雅致的优点, 并也能给出井然有序的细分目录, 但这样的编排顺序, 通常是以损害现实和真理为代价而获得上述这些优点的。……总而言之, 尽管有这些批评意见, 我还是想坚持认为, 被强加于我的那部著作的‘不成体系’的形式, 更主要地是一个表面特征, 而不是一个根本的要害特征; 而且, 我们若想真实地获得关于心灵的更加鲜活的理解, 就必须尽可能地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整体的意识状态, 恰如它们具体地给予我们的那样, 而不是根据对它们的那些人为分解的‘元素’所进行的事后研究。后面这种研究方法, 乃是对人为抽象的结果、而不是对自然的事情的研究。”^[2]在这个批评与答复的关系中, 批评意见据以形成的根据, 正是上述以历史地给予的心理学为基础而形成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 这种理解方式所把握到的心理学, 如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 乃是人为抽象的结果; 而詹姆斯的答复据以形成的根据, 则是他自己作为现实的人类个体在真诚地参与人类生活的过程中对心理的“自然的事情”的真实体验, 正是在这种体验

收稿日期: 2011-12-15

作者简介:高申春(1966—), 男, 安徽庐江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研究; 王栋(1981—),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心理学哲学研究。

中,包含着真实的心理学即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的那种理论形态的原始胚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理学家的理论职责,不在于人为地构造“理论”,而在于将内在于人的生命体验之中的这种心理学的原始胚芽实现为它的现实形态,只有如此实现的心理学,才是内在地符合于人的本性的,并因而是真正人性化的心理学。

上述关于詹姆斯的说明尚不够清晰,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其中涉及的根本问题,一方面是如何理解心理学的立足点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进入心理学的切入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起点上又汇聚为一个点,即作为人与世界之界面的人所拥有的常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人的生命体验的原始形态或本真状态。常识作为人与世界的界面,既是“人的最基本的概念框架”,又是“构成人的经验世界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31],因而包含了真理的胚芽,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常识的任意形式的概念发挥都将自然地是对真理的实现。詹姆斯据以形成上述答复的根据,从哲学观的意义上说,就是这样一个认识,即必须将包含着真理之胚芽的常识,作为我们据以理解心理学的立足点和据以进入心理学的切入点。对此,他在《心理学原理》第五章对“自动机”理论和关于意识的副现象论的评述中有明确的阐述。他据以批驳“自动机”理论和副现象论的根据之一,就是这种观点背离了我们的常识。在这个背景中,他指出,“常识,虽然因果性的内在本质……远在她那可怜地受到局限的视域之外,但当她坚定地相信,感觉和观念构成(身体事件的)原因时,她便将真理的根基和要义握在手中。”虽然詹姆斯在这一时期的形而上学思考还远未成熟,但他毕竟有了明确的思路,所以他说,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我们不能摇摆不定。我们必须要么是无偏见地朴素的,要么是无偏见地批判的。如果是后者,那么,理论的建构必将是彻底的,或(径直说是‘形而上学的’,并(因而才)有可能将观念是(具有原因性质的)力量这一常识的观点,以某种变换的形式保留在自身之中。”心理学在作为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与物理学一样,“她必须是朴素的;而且,如果她在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内发现,观念看起来像是原因,那么,她最好还是继续以它们是原因的方式来谈论它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与常识相背离,那么她就将一无所获,而且,最起码地说,她将失去她的言论的全部自然性。”正因为如此,他总结说,“无论如何,我(在尚未成功地完成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之前,)将在本书中自始至终毫不犹豫地使用常识的语言。”^[32]

笔者多年来专心研究理论心理学和西方心理

学史,并苦心寻求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对詹姆斯的上述态度和观点深有同感,并坚信,只有常识,才不仅是心理学的任何理论建构的出发点,而且是对所建构的任何理论进行效度检验的最终基础。在这个背景中,作者把心理学界定为关于(人类)意识的(科学)研究,作为自己全部心理学思考的理论原点。这里给出关于心理学的这个界定,既无意于标新立异、故弄玄虚,更不欲在定义的水平上使心理学的局面更趋复杂化,而是试图赋予心理学思考以一种更为本真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本真性,是由其中“意识”概念的常识性质加以保障的;换句话说,作为理解的出发点,其中的“意识”可以被当做一个常识概念: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普遍观察到的我们自己内在的精神生活及其活动过程。对心理学作如此界定,还意欲在“一切超越常识的概念框架和思维方式都要在某种程度上诉诸常识,常识是所有其他的概念框架和思维方式的基础”的意义上,为心理学通过对作为“常识”的“意识”的“批判”与“超越”而达到为关于“意识”的科学来提供一个不受任何历史的及理论的偏见所污染的出发点^[33-34]。

二

上面的论述暗示了在如何理解或对待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在如何进入并研究心理学的实践问题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这种状况还进一步决定了,由此形成的关于心理学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实现的心理学的实质内容,也必将在理论性质上是相互不同的。其中,以类似萨哈金的策略所形成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在西方心理学(史)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由此实现的心理学的理论内容,就是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我们可以把由这种理解方式所决定的心理学的理论目标以及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过程及其未来趋势,总体地称为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或它的科学主义道路。而以类似詹姆斯的策略所形成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虽然如前所述它“将真理的根基和要义握在手中”,但终于未能在西方心理学(史)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可略述如下。首先,不难理解,实现由这种理解方式隐含的理论内容,需要的是真正创造性的、并因而是极其艰难的努力或工作。无疑,这种努力或工作,不是多数人所能胜任或完成的。其次,这种理解方式及其隐含或实现的理论内容,由于其体验的内在于性质,在形式上必然表现为个性化的存在,而不是如“科学”的理论那样表现为一种公共性的存在。这个

特征与上述第一点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了这种心理学将难以引起多数人的共鸣,并因而遭遇被抛弃或敬而远之的命运。再次,与上述两点密切相关的是,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发展史背景中,在与科学心理学的对峙关系中,相比之下,科学心理学更易于形成更加团结一致的学术的及利益的共同体,从而从外部弱化了这种心理学的内部一致性,并由此将它们推向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边缘。

“科学心理学”这个名称是很耐人寻味的。从字面上看它似乎既是“心理学”,又是“科学”。但是,在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之后,我们将发现,这两者,它似乎都不是。在“科学心理学”中,就它作为“心理学”而言,关于“心理学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来不曾得到认真的追问和系统的思考。波林在考察心理学诞生的生理学背景时所获得的一个极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可以作为我们这里初步分析的切入点。他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走在感觉生理学的前头”。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机械的纪录器可以钩住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中端”,但他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哥德、普金耶、约翰内斯·缪勒、E. H. 韦伯以及后来的费希纳、A. W. 福尔克曼和赫尔姆霍茨都就他们自己受了刺激后的经验求出法则”。“很明显,这个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就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人类的感觉经验,经常是实验者本人的经验。这种缺乏批判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也不必予此法以一名称,更不必提出现代行为学所提出的唯我主义的问题……近代的科学家尽可能避免这种认识论的问题……这些学者完成了这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5]在常识的水平上,波林所说的“经验”就是“意识”。因此,这就意味着正趋向于生理学家、包括作为心理学创始人的冯特在内,均不曾对“意识”及其“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因而难以获得对“意识”及其“性质”的真实有效的把握。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普遍的思想趋势,即把非物质的意识及其过程等同于物质的神经过程,把“意识”设想为是与自然科学的“物”同样性质或同一层次的存在。这个思想趋势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认同相互支持,共同塑造了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然而,“意识”的存在及其运动原理与“物质”的存在及

其运动原理之间的差异是基本的、原则性的,而“意识”恰恰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据以成立自身的根基,是心理学据以获得或塑造它的理论同一性的最内在的规定性因素。所以,不对“经验”或“意识”及其“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同时也就是放弃对心理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而言,关于科学是什么、心理学究竟能否是一门科学以及心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门科学等,亦未曾得到认真的追问和系统的思考。特别是“科学”这一概念的含义远不是清晰而单一的,因而更增加了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可以指出,“科学心理学”所追求的“科学”,绝不是布伦塔诺和胡塞尔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及“严格科学的心理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处于科学心理学传统之中的心理学家天真地相信,他们的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甚至批评家们大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然而,这种相信同样是一个未经审视、未经批判的盲目的信念。这是因为,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存在,原来不是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而是外在地模仿诸如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结果,因此,对心理学而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之“科学”,乃是一个从外部强加给它的一个特征或规定,而不是它自己内在固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至少是不能如此断定的。事实上,“科学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再次,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及其历史成就塑造人的世界观的效果之一,在不需要如学术探讨所必需的那种逻辑之严密的日常态度中,“科学”被一般地等同于“真理”。另一方面,作为这里所讨论的背景的结果,科学心理学虽然构成西方心理学的主流趋势,并在它的若干历史时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表象,但事实证明,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科学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乃是一门历史地危机的科学,因而难免持续地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与挑战,如黎黑指出的那样,不仅“在学院的范围内,心理学家的科学地位在他们的自然科学同事们之间经常是受到怀疑的”,而且“在更为世俗的水平上,心理学也不被看做一门真正的科学”^{[6] 493}。作为应对这种处境的策略,“科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家们便刻意地要把心理学与“科学”相等同,似乎只要他们与“科学”沾上边,他们便拥有了真理,成了真理的代言人,并由此将

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幻想为心理学的终极目标。科克深刻地洞察到了并无情地揭露了由这层关系掩盖着的背后的真相。他指出,对心理学家而言,“科学”这个标签“起到了一种安全毛毯的作用”,他们像“拼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地要抓住它,作为他们用以对抗针对他们和他们的研究的合法性的怀疑和挑战的“护身符”^[493-494]。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作为“科学”而存在的基本原理,与其说是理性的、科学的,不如说是情绪的、动机的。正因为如此,与西方现代心理学追求“科学”的主流发展趋势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是各种形式的对现代心理学及其理论基础的批判性反思。而对心理学作为心理学本身来说,对这个批判史的系统考察,必将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显示出其出乎意料的应有的价值。

三

前面在与科学心理学相对峙的关系背景中,评述了典型的詹姆斯式的心理学的历史命运。这个评述同时还暗示了这样一个悖论:这种心理学,因为它“将真理的根基和要义握在手中”,所以它本应当处于心理学的中心,并构成西方心理学(史)的主流;但事实上,它不仅远没有处于这个中心并构成这个主流,而且,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被推向了其程度堪称可怜的边缘位置。这个悖论,就它自身来说,是足以令人震惊的。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以及这里正在继续讨论的多种背景因素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缘故,这个悖论却失去了它原有的震撼力,虽然如下文将揭示的那样,在不那么清晰的水平上,它无疑也是被普遍地感受到了的。

前面的评述还提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这种心理学的个性化的存在形式。那是从这种心理学与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相对峙的关系背景说的。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种心理学而言,或广而言之,对任何一个配称为思想体系的理论内容而言,它的个性化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它的缺陷,反倒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只要它是以个性化的形式表达了对真理的普遍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詹姆斯对待心理学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蕴涵的心理学而言,他绝不是孤立的:就其思想的精神实质而言,他既有其先驱布伦塔诺、又有其后继者胡塞尔,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关于心理学的具体的思想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相同的,而是就他们的心理学思想的一般气质及其成就的内在实质而言是相同的。

众所周知,布伦塔诺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他将他的系统的心理学思想称之为描述心理学。

这种心理学在理论内容方面所拥有的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布伦塔诺在理论观点上对作为心理现象之区别特征的“意向性”概念的阐发,另一方面表现在他在方法论上对严格地以明证性为标准的直观描述方法的强调。虽然由于布伦塔诺一贯谨慎的思想态度致使关于他所构想的心理学的究竟是什么,他著述不多,并因而在我们能够具体地说布伦塔诺的心理学是什么的意义上构成一个严重的限制因素,但这同时也在我们可以设想他的心理学的可能性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思想空间。

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历史产物之一,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创立。虽然胡塞尔主要地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现象学也主要是一个哲学体系,但历史证明,其中蕴涵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是极富理论生产力的,包括他的现象学心理学本身。事实上,胡塞尔终身保持着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他的第一个正式的研究成果,是利用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研究数的概念的心理起源。虽然《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发表及其完成的对心理主义的系统批判,普遍被认为标志着胡塞尔对心理学的远离或抛弃,但《逻辑研究》第二卷中以描述心理学的名义完成的对意识诸活动样式的详细的描述现象学分析,却又意味着他与心理学之间的难分难解之缘。在他趋向完成向先验现象学过渡的文献如《现象学的观念》、特别是《观念》第一卷中,有关心理学的思考和阐述,证明是他发展并说明先验现象学的必要的辅助手段。随着他的思想的进展,这种必要性日渐突出,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急迫性,以至于20世纪20年代时他必须就心理学进行专门研究,如1925年的“现象学心理学”讲座、1927—1928年间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现象学”条目以及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的“阿姆斯特丹讲座”。在他晚年的著述、特别是《危机》一书中,胡塞尔还暗示了他的现象学心理学与先验现象学是内在地“同一”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取决于我们把先验现象学是当做心理学来对待还是当做哲学来对待的态度的细微变化。所以,施皮格伯格认为,在与心理学的关系上,胡塞尔走了一大圈之后“完成了一个轮回”^[495]——不是平面意义上、而是螺旋式上升意义上的轮回。

詹姆斯不曾给予他的系统的心理学思想以名称,但从其人格和思想作为整体及其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不难把握其实质。从这个角度看,就必须以詹姆斯终身追求、并在晚年尝试加以阐述的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为背景,才能完整而有效地理解并把握他的心理学思想的实质,如麦克德默特所告诫的那样“不管要从哪一种意义上来

理解詹姆斯,若是低估了彻底经验主义在其中的重要性,都必将冒险完全不知詹姆斯为何许人物。”^[8]正是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与布伦塔诺的形而上学追求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构成同一个思想空间,并因而决定了他们的心理学思想的同质性或相似性。这正如施皮格伯格所指出的那样,“阅读胡塞尔著作的学者们常常对于胡塞尔关于意识结构的现象学洞察与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某些主要章节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有很深刻的印象”,而且,“詹姆斯与胡塞尔之间的这许多相似之处肯定不只是一种巧合。”^[9]正因为如此,当胡塞尔的现象学终于被世人所理解之后,很多人抑制不住要尝试对詹姆斯的思想进行现象学阐释,并认为詹姆斯通过他自己的道路独立地达到了现象学。

关于布伦塔诺、胡塞尔及詹姆斯的心理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更丰富的理论意义,这里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但是,可以总括地指出,他们关于心理学的思想的共同气质,是最紧密地在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急迫追问中展开的,并因而才可能占有心理学的真理,至少是其“真理的根基和要义”。为了与上述科学心理学相对应,并结合布伦塔诺、胡塞尔、詹姆斯各自影响 20 世纪以后思想史进程的实际情况,这里将由蕴涵在他们的思想之中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所决定的心理学的理论目标以及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趋势,总体地称为心理学的现象学传统或它的现象学道路。

关于心理学的这个传统或道路,首先必须公正地指出,在塑造这个传统或开拓这条道路的历史过程中,胡塞尔居功至伟。这是因为,胡塞尔毕生在他的著述中对意识的内容、结构及其活动的样式和成就所进行的那种极其细致的系统分析工作是无与伦比的,正是他所完成的这种系统的分析工作,才赋予了“现象学”以生命,并使之在理论上走向自觉。如果没有胡塞尔的努力,人们尽可以使用“现象学”这个词,却不能产生同样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原本不是某一个人如胡塞尔的私人拥有物,而是普遍地内在于人的生命或存在之中的一个维度,即真诚地对待人生的生活态度,亦如前所述,詹姆斯以他自己作为现实的人类个体真诚地参与人类生活,从而才能获得关于心理的“自然的事情”的真实体验的那种生活方式。最后要指出的是,历史地看,与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相比,心理学的现象学传统不仅不具有前者所具有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且,由这个传统所蕴涵的心理学,在理论内容上亦不如前者那样得

到相对充分的发展或实现。无论是布伦塔诺、还是胡塞尔或詹姆斯,他们所已完成的工作,主要是对这个传统所蕴涵的心理学的纲领性阐述,而不是对这种心理学的理论内容的具体实现。例如,对詹姆斯而言在彻底经验主义世界观中、对胡塞尔而言在现象学方法论中加以审视的心理学是什么,两人都未能给出其丰富性程度堪与科学心理学相抗衡的具体说明。这也是造成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现象学心理学处于边缘位置、以及前述那个悖论失去其原有的震撼力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

无疑,现实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线索,远不如这里的理性的分析所揭示出来的那么清晰、那么泾渭分明,否则,就不会有如此多的人如此盲目地信仰“科学心理学”,也不会出现如詹姆斯或胡塞尔的那种心理学占有着真理却又处于心理学作为整体之边缘的那个历史的悖论。这里的理性的分析据以实行的背景,是笔者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这样一个既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理论的洞察:对于理解心理学及其历史而言,必须在认识上区分历史地实现了的心理学的现实形态和按照心理学就它的内在本性而言必然是什么的追问可以设想的心理学的可能形态,从而获得据以理解心理学及其历史的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和一个完全敞开的理论视阈。从肯定的意义上说,只有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中,才有可能真实地思考心理学的理论同一性,并寻求它的实现。另一方面,从否定的意义上说,也只有在一个完全敞开的理论视阈中,才有可能看穿并超越类似萨哈金的那种理解方式所蕴涵的科学心理学的盲目性和狭隘性,并重新唤起和促进关于心理学理论同一性的思考和追求,从而有可能实现心理学作为整体的理论局面的历史性转换。

关于上述这个区分,首先必须指出,它本身同时暗示了这样一个提问空间,即作为心理学主流形式的历史地实现了的科学心理学,究竟是否是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的那种理论形态。若要有效地回应这个提问,就不仅需要就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拥有至少是初步的真理性洞察,而且特别需要在这个洞察的基础上,对科学心理学如何逐步实现并成长为心理学作为整体的主流形式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这种分析工作将揭示,以冯特的名义实现的心理学,以及由此引导的主流科学心理学在历史中所取得的诸心理学体系,原来是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伪形式,而不是对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的那种理论形态的实现。因此,这个区

分在逻辑上不是根本的,相反,它依据于一个在逻辑上更深层的基础,即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拥有一个肯定的理解。

其次,正因为如此,这个区分主要地是在针对心理学的现实的、历史的意义上而有意义的。这个现实的历史就是,如前所述,科学心理学原来是心理学作为科学的伪形式,却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并因而在理论内容上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或实现,而类似詹姆斯或胡塞尔的那种现象学传统的心理学,虽然“将真理的根基和要义握在手中”,却因为其纲领性的存在性质而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卑微地处于边缘位置。换句话说,如果自心理学有史以来,心理学家们的努力和成就,恰好是对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的那种理论形态的实现,或者如果像在科学心理学内部所实际表现的那样,心理学家们(盲目地)相信他们所主张的科学心理学就是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的理论形态)本身,那么,上述区分便失去了根据和意义。在这个背景中也将不难理解,这个区分所针对的内容,不是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那些学派,而是这些学派作为思想体系赖以实现的根据或逻辑,通史意义上的学派的研究,与这个区分以及这里的全部论证的主旨无关。这个主旨就是,最紧密地在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追问中,探寻心理学的理论同一性,并由此为将来进一步追求实现心理学的理论同一性奠定基础。这里的全部论证的主旨,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理论的,虽然由于心理学的历史与现实的缘故,实现这个主旨的努力不可能是单纯的、纯粹的,而必然将要与对心理学的历史及其理论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最后,这个区分作为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尚不具有概念的使用价值,所以还必须进一步地主题化、概念化。这就是前面分别提到的科学心理学,或者说是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或道路。事实上,这两个概念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与这个区分是相互规定、彼此赋义的,并只有在这个区分的背景中才能完全地实现它们各自的意义。在这个区分中,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来理解,所谓历史地实现了的心理学,就是科学心理学,所谓按照心理学就它的内在本性而言必然是什么的追问可以设想的心理学,就是现象学心理学,或更准确地说,是现象学的思想态度所蕴涵的心理学。我们将发现,这一对概念工具的使用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其一,就心理学的现象学传统而言,正因为它是最紧密地在关于心理学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急迫追问中实现它自身的,所以

它便既把这个追问作为心理学理论思维的最内在动力,又把心理学最终实现为真正科学的希望都包含在它自身之中。其二,只有通过这一对概念工具及其对峙关系,才能把西方现代心理学及其现实的历史和它的理论基础等全部问题,同时综合地呈现出来,并由此才能实现前面所说的据以理解心理学及其历史的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和一个完全敞开的理论视阈。其三,也只有在这个对峙关系中,才能把握前述关于科学心理学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挑战的深层的根据和长远的意义:这个根据,究其实质,与现象学传统关于心理学的理解方式是内在地相统一的,但由于这些批评家们未曾受过系统的现象学的训练或影响,我们或可以称之为朴素的现象学思想态度;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从否定的方面对科学心理学提出质疑,而且更主要地在于从肯定的方面发出向现象学回归的吁求,从而以这种特殊的历史形式,显示了心理学的现象学传统的内在价值。其四,结合心理学的现实的历史来看,只有借助于这一对概念工具及其对峙关系,才能完成关于心理学的同时包含着肯定的追求和否定的批判性反思的综合分析工作,并通过这种综合分析工作,既超越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传统和它的现象学传统之间互不往来的历史局面,又得以揭示心理学的理论同一性,并由此为它的实现提供希望和基础。

参考文献:

- [1] 萨哈金.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1.
- [2] JAMES W. Psychology: A briefer course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2: iii - iv.
- [3] 孙正聿.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 [4] JAMES W.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One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890: 137, 144.
- [5] 波林. 实验心理学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91, 109 - 111.
- [6] 黎黑. 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 [7] SPIEGELBERG H. Phenomenology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M].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2: 8.
- [8] MCDERMOTT.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Jame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1vii.
- [9] 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160.

责任编辑: 高云涌, 常绍荣